

我的汉简之路

吴颐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们的源流之路



一頓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汉简之路/吴颐人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668 - 4

I. ①我… II. ①吴… III. ①竹简文—书法—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IV. ①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9760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曹勇庆

装帧设计 大 磬

技术编辑 伍贻晴

插页绘画 石 禅

制 壶 夏洪林

制 瓷 申 窑

电脑制作 晨 如

我的汉简之路

吴颐人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11.75 字数 100,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250

ISBN 978 - 7 - 208 - 09668 - 4/J · 210

定价 60.00 元

序

(美国) 吴琦幸

今岁初夏，我赴好友大磬君之印刷厂公干，见大磬君正影印几份书法作品，稍一观览，乃现代作品。旋观点画之间，其来源出自秦汉简牍书无疑，惊为天籀之作。忙取之细细观之，乃大磬之师、沪上吴颐人兄之书法作品。无论笔法结构、笔意纵横均从汉简牍书法中出，却悠游于篆书、隶书、行书、草书之间，频出创意，功力意境皆独步于当代书法。后经彭君绍介，得以在吴兄之“两天晒网斋”识荆，方知颐人兄为罗福颐、钱瘦铁、钱君匋之高足。此几位当代名师，世人得一足矣，而颐人有三。且无论篆刻、简牍书，均以后来者居上。我越多观览，越醉倒于颐人之简牍书法。其书法之妙，实难以语言尽述。此试析之：

一、在中国的汉字发展和书法艺术演化史上，简牍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书体。从甲骨文到金文，汉字经历了从简单趋向复杂的一个过程。纵观汉字发展史，其形体的变化一向是采取双轨制的发展道路，也即文字沿着繁化或者简化的道路演变，并不是固定地或者一成不变地从一开始就走简化字道路的。这是由于社会对文字的需要除了书写语言之外，还附着文化和政治的功能。早期的甲骨文字注重实用功能，巫师用文字以作为卜筮问卦的实用工具，后来却具有装饰性的功能，朝繁化方向发展。到了周秦之际，青铜器的发明，刻在这些鼎器上的文字成为记录先王功德、承载史实的美化文，史称“钟鼎文字”，观赏的价值大大增加。从今天的考古材料来看，早于甲骨文的陶文虽然也是比较简单的刻画符号，但是尚不成为一个文字系统。汉字的历史从甲骨文开始，那是用刀刻在龟甲、牛骨上的细小文字，一变而为要在宏大浑朴的青铜器物上刻上规整严谨的大篆小篆。国力雄厚，国势宏大，导致出了文字的张扬风格，豪华排场，其恢弘夸张在现存的钟鼎彝器的文字中显露无遗。文字的结构和笔画，都渲染王者的风范和气势。小篆是对大篆的简化和规整。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便从稍微简朴的小篆中选取9353字来说解。即便是许慎选取的小篆，其笔画结构与甲骨相比，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字载体的变化往往影响到文字形体的演变。从甲骨文到金文是一种演变，书写载体从龟甲骨板到青铜彝器，到了秦汉之际，书写载体又一变而为竹简、木牍、帛丝，此一变化是书体开始演变到隶书的主因。纸张的发明更使书法艺术狂放恣野，正、草、行、章全面发展。其中，尤可注意的是简牍书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

迄今所见以秦睡虎地竹简为最早，时代自战国末年起。但在简牍上书写应该不仅始于春秋战国。相信殷商甲骨文使用年代，彼时文字刻于竹简上也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流传下来。到了秦统一天下，标志是书同文，车同轨。中央集权制需要文字来书写命令符诰以通知天下三十六郡。为了书写便利，统一字体，也就需要大量的文字载体。靠青铜器当然无法担当这样的书写载体，而竹片木板到处都可以找到，于是，无

论是皂隶仆役、军士下官，都在用竹简木牍来书写公文信函，甚至抄写传统的经典书籍。汉以前经典靠历代儒生口耳相传，后人无法尽观其貌。直到使用简牍书作为文字载体，我们才又见经典。

从现存的简牍书中我们可以见到，汉简牍书写参杂篆意，大胆简化笔法、笔画，渐渐成为汉代以后的通行字。后世谓之“隶书”。不过隶书实际上是一种规整化了的汉代书法，作为后世法则的隶书实物，《乙瑛》、《史晨》、《礼器》、《曹全》、《张迁》等，是官吏书家在日常流行的民间书体上经过规整之后写就，经由刻工刻镂上石，后人拓碑临摹，再印成隶书字帖传世，工则工矣，加之刻工水平有高低，终究失去汉代活泼泼的书法原貌。

只有竹简书原物，才反映了汉代书法的鲜活原貌。史料记载有《孔壁书》到《汲冢书》，虽以重现早期的竹书经典而传闻于世，但是原件早已散失，除了《说文解字》中摹写了一些之外，无法得见当时发现的汉简书法的原貌。可幸的是，百多年来，地不爱宝，从西北到东南，从《流沙坠简》到《居延汉简》，真正的秦汉竹简居然陆续重见天日，实为吾人之幸！今人可以从竹简中看到竹简书的原貌，并从中一览古代经典的原貌。这种发现在近现代历史文献以及书法史上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其意义早已超出发唐皇之墓，现二王法帖于当世的价值。

书法史上有“隶定”一语，意为汉字书写到隶书是一个转化，从此，汉字开始隶书、正楷、行书的演变。意味着书法发展到“隶”才奠定汉字走向日常生活中用字的规范。但是还有一个术语谓“简化”，用简牍来使得汉字简单易写，由于用了简牍来写汉字，从而汉字变得简单了，今固习用“简化”一语。“简”字的本义为竹简之谓，“牒也。从竹，间声”（《说文解字》），意为一片一片的竹简。它所获得的简单的意思，来源于使用竹简来写汉字，对于繁复的篆字进行了简化。“简化”和“隶定”正是中国文字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从书法史上来讲，汉字由于直接可以从简牍中看到文字原型原貌，更可以领略汉字书法的精神，其意义更为宏大。从书法角度来看，竹简书法以其潇洒飘逸的风格，为世人展示古代书法的从篆到隶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书体之转变。

二、先师罗君惕尝谓，初学书者应从文字发展源流着手，先临甲金篆文，后习隶书正楷，沿行草逐一而下，方能在笔意中尽悟汉字书体之妙。我的理解是汉字的书体演变，体现了汉字发展的有理性，顺时代而习之，可领略汉字结构变化之妙，方能悟出汉字各书体之艺术天籁。但是从来临隶书者，均以碑版为法，故也无法超越碑版，唯有直接从简牍书入手者，才可熔古今于一炉，甚或超越古人。今见到顾

人书法，信矣。

简牍书体以承上启下为其特点。上承大篆小篆之圆润恢弘，泱泱大国之庄严凝重之风格，而又不失同代隶书之规矩方圆。下启行楷之风流韵动，草书之潇洒飘逸，既有前朝之风韵，又兼后代之流动，可谓书体之关键。颐人之简牍书直追秦汉，取法原件，其精神尤臻佳境。

单就秦汉人简牍书体论之，还未必全部包容书法之妙，必要以前朝后代书体融会贯通，方能达到前述之妙境。设秦汉之际书简牍者，均为普通戍卒皂隶，率性而为，犹可见其书体之天真活泼，或恣意汪洋。颐人学之，以其深厚的篆刻功力，布局排阵，以艺术为统领，以篆隶行草笔墨为意趣，简牍书立显新貌，此盖颐人书艺之特点。

简牍书之本义虽为竹书原貌出土，但临写之际，必要灌注以精神功力，不能以临简牍书为终极目标，否则，只是简牍书之重版而已。颐人写简牍书，经过了一番细嚼慢咽，消化于胸中，然后将己身的篆刻、绘画之文化艺术修养合并反哺，方成为书法艺术精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出版之新著《我的汉简之路》中附有七十九条其临写之汉简，每简分实临、意临两种，后者即加入了作者对原简的领会，融入了其综合学养，使颐人的汉简书法具备了强烈的个人面目。

颐人兄之精神修养，明心见性，尤好佛禅。书法艺术实为个人文化艺术修养之综合体。而书法艺术中贵有禅趣，此种书法，自弘一法师、子恺大师之后，已无缘多见。其实，颐人之师钱君匋先生，即子恺先生弟子，颐人在书画、篆刻、音乐等综合素养上，全面继承了其师承前辈艺擅众长的优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颐人实为弘一大师的第三代传人。此种书法讲究的是精气神之汇合，不求功利，无心物欲，清淡雅趣，尽在其中。观颐人简牍书，古朴清醇之气扑面而来；观颐人之处世，淡泊名利，远离官场，以艺术娱己娱人，他自称只学到了前辈的一丝皮毛。

颐人喜好音乐，尝谓以音乐之跌宕起伏，乐律之宫商角徵羽贯串书法之间。观其书法，隐隐然闻金石声，钟鼓玉磬，径自天上而来。诸般艺术，交相辉映，才可使其简牍书跌宕起伏。

三、再以颐人自述学习汉简书的历史以及跟随三位名师学习的经验证之。例如他多次说过：“我学习汉简书法，最得益于五十多年研习篆刻、学习大篆、小篆书法的经历。前人云‘不究于篆，无由得隶’，我先后接触过《孟鼎》、《散氏盘》、《秦权量》、《秦诏版》、《甲骨文》、《石鼓文》等大篆名迹，也学习过晚清杨沂孙、

吴熙载等名家小篆。在篆刻方面，我钟爱古玺、秦汉魏晋印及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来楚生等大家印。篆刻中‘疏可走马，密不容针’的分朱布白原则，无疑也指导着我的书法与绘画。同时，我还临习过《孔庙碑》、《史晨碑》、《华山碑》、《乙瑛碑》、《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汉碑及清代金农的隶书，写过章草、孙过庭《书谱》，早年也曾临习过唐人的楷书。那时每天清晨起必练楷书。晚上必练篆书，这是学习篆刻之本，然后一、三、五每天加隶书，二、四、六每天加行书。”

他的几位名师对于颐人的指教至关重要。正值十年动乱初起，根本买不起或买不到合适的出版物。得到罗福颐、钱君匋两位恩师的支持。一九七三年颐人进京初见罗老时，罗老知其对简牍有兴趣，便赠一册居延汉简影印剪贴本，从扉页之题字，可以见其来历：“此汉人手书木简影本，当一九四八年予初返北京于无意中得之地安门小市。初未详其来历，经过全国解放后，见居延汉简之出版，始证是为居延简之影本。此虽千百分之一，然原简久留国外，此影本亦足珍矣，藏之巾笥廿年幸未遗失。今次转赠吴颐人同志固不异在我巾笥也。时一九七三年夏记于师大宿舍，罗福颐书。”而钱君匋先生对于这位后学奖掖有加，在吴颐人四十岁生日时赋诗赞曰：“行年不惑延陵子，多艺多才无可比；廿载功深汉简成，今朝书苑惊观止。”著名书法家、理论家洪丕谟先生也有赠诗曰：“不惑之年真不惑，书成铁笔着鞭先。难随流俗移心迹，独立东风思古贤。”钱君匋先生对于吴颐人更是寄望尤殷：“十七八岁的青年吴颐人以及小于他三四岁的陈茗屋、吴子建三人，先后出入于无倦苦斋。其时颐人家境贫寒，较早工作，其余二人尚在学校念书。他们来必畅谈，古往今来，无不涉及，其主要还是向我问学治印，那时我五十初度，精力异常旺盛，对于他们的来到，极其欢迎而高兴。”

钱君匋特别赞赏吴颐人学印学书法时重视基础，“以其根底扎实，放亦有道，不作劣马乱奔。书法初学晋唐人，后转汉简，至四十而已入佳境。他在治印与书法二者之间，能相互为用，不断促进，故收获甚夥。其刻印，或以汉简代篆，别开生面，乃前无古人的创举，其跌宕险峻处，使人见而生爱，倾倒不止……颐人刻边款，恒以汉简出之，老辣纵肆，见者无不击节称赞，亦前无古人，所作类多阴文，偶有阳文，其体势较刻于印面者尤为淋漓尽致。”（摘自一九九一年钱君匋《吴颐人印存·序》）

读颐人之简牍书，令人爽然。反观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清者自清，独颐人之简牍书法屹立于世，不为世俗所动，我更醉倒其为人之风骨。故为之序。

己丑仲夏于洛杉矶白庐

目 录

序	吴琦幸（美国）
第一章	学习汉简书艺的体会 / 1
第二章	学简师友缘 / 11
第三章	简牍名词简介 / 36
第四章	临写汉简资料介绍 / 42
	• 武威《仪礼》简甲本《士相见之礼》 / 42
	• 敦煌《甲渠候官文书》册 / 45
	• 《甘谷汉简》册 / 48
	• 《相利善剑》册 / 49
	• 《燧长病书》册 / 50
	• 《敦煌马圈湾简牍》册 / 51
	• 《永元器物簿》册 / 54
	• 《武威医简》 / 55
	•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 / 57
	• 《王杖十简》 / 60
	• 东汉《死驹劾状》册 / 62
第五章	临写汉简示范 / 64
第六章	新旧作品对比 / 124
第七章	作者作品举例 / 140
第八章	汉简实用举例 / 158
附 录	吾以吾笔写吾胸 / 172
后 记	/ 174



● 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书写状态



● 自刻斋名“两天晒网斋”

第一章 学习汉简书艺的体会

每个学书者的学习契机、经历及学书环境、学书条件、指导老师，尤其是个人的气质、学养等各不相同，并非有了一本汉简影印本，临习几通就可以学成。当今也没有一本汉简书艺的专用教材和现成经验。不少学书者很想知道我学习汉简书艺的成才之路，我曾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吴颐人汉简书法》的《前言》部分“话说汉简”一节中略有介绍。道路只此一条，心得也不能作伪。我想，只是在上述文字的基础上再详加阐述，是比较真实而对得起广大喜爱我汉简书艺的朋友的。这点，期望得到读者诸君的认同。

我学习汉简书法，最得益于五十多年研习篆刻、学习大篆、小篆篆体书法的经历。前人云“不究于篆，无由得隶”，我先后接触过《孟鼎》、《散氏盘》、《秦权量》、《秦诏版》、《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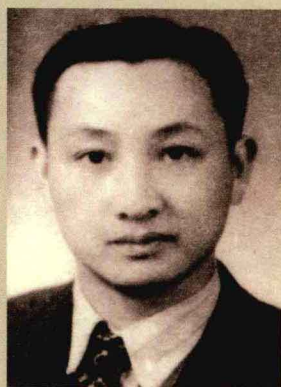
我的汉简之路



骨文》、《石鼓文》等大篆名迹，也学习过晚清杨沂孙、吴熙载等名家小篆。

在篆刻方面，我钟爱古玺、秦汉魏晋印及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来楚生等大家印。篆刻中“疏可走马，密不容针”的分朱布白原则，无疑也指导着我的书法与绘画。同时，我还临习过《孔宙碑》、《史晨碑》、《华山碑》、《乙瑛碑》、《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汉碑及清代金农的隶书，写过章草、孙过庭《书谱》，早年也曾临习过唐人的楷书。在学习书法方面，我每天清晨起必练楷书，当时只想将来印章刻边款有用。晚上必练篆书，我想这是学习篆刻之本，然后一、三、五每天加隶书，二、四、六每天加行书。因此，当面对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在书画作品上署上我众多斋名之一——“两天晒网斋”时，有知情友人总要说，“你打鱼时也实在够辛苦的”。

是的，在享受收获的快乐时，回忆创业的奋斗经历，确有一种难言的感受。记得诗人刘大白曾赋诗赞美人生的三部曲：“少年是艺术的，一件一件地创作；壮年是工程的，一座一座地建筑；老年是历史的，一页一页地翻阅。”王鼎钧先生也对人生有其独特的感受：“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社会，到了老年才把我们还



● 父亲吴颂予（1920—1972）



● 慈母孙新珍（1918—2000）

去世较早的父亲吴颂予在我入学前曾教我临颜鲁公《双鹤铭》。

慈母八十三岁病逝，永远支持我在逆境中自学艺术。人生第一痛苦是不能让父母分享我成功的快乐。



● 父亲吴颂予唯一留给作者的这本《谭延闿行书》得之于抗日战争逃难途中。封面印章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武汉办事处图章”。



● 谭延闿行书王湘绮诗，是作者最早接触的行书作品

我的源聞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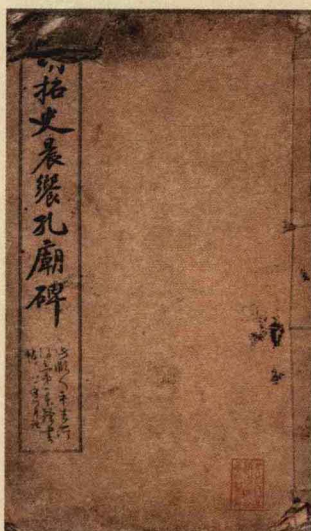


● 姑父翁卓英 (1910—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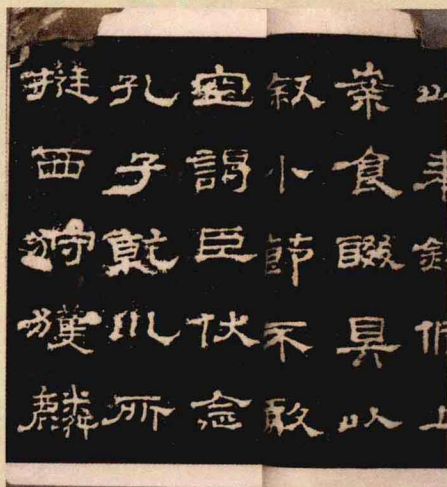


● 姑母吴苇若 (1916—1969)

姑父年轻时学隶的《史晨碑》成了我第一本自学隶书的教材。姑母是我至今无法报答的大恩人，由于她的节衣缩食，使我几个兄妹得以读完小学或初中。而他夫妇俩只是普通的中小学教师。



● 在姑母吴苇若、姑父翁卓英家得到的这本印刷品，是作者平生第一本隶书帖，上海有正书局于一九一九年印行。



● 作者当年不知好歹，用墨把“石花”全部涂黑了

给了我们自己。”一个人年过花甲，放松工作节奏，饱览国内外大好景色，优哉游哉。我介绍以上这些不全面的、不刻苦的学习经历，是为了要说明，这些经历，使我在找到上承秦篆、下启汉隶，又能体现个人气质和情趣的汉简后，颇有如鱼得水之感。

我认为，选择贴近本人个性的资料作为临本，是非常重要的。我初学楷书在五岁左右，父亲吴颂予让我临写的第一本帖，是颜真卿的《双鹤铭》。初中毕业后，在资助我家四个孩子读书的恩人姑母吴苇若家里，发现一本姑父翁卓英年轻时临习过的汉碑《史晨碑》，才无师自通地临习我所见到的第一本汉碑。年幼无知的我，拿到此碑的第一天，居然觉得碑上古朴斑斓的“石花”不好看，便用墨汁全部涂去，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当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式有了老师，正规学习书法、篆刻时，正值十年动乱初起，根本买不起或买不到合适的出版物。后来，幸好得到罗福颐、钱君匋两位恩师的支持。一九七三年我进京初见罗老时，他知我对简牍有兴趣，便赠我一册居延汉简影印剪贴本，从扉页之题字，可以见其来历：“此汉人手书木简影本，当一九四八年予初返北京于无意中得之地安门小市。初未详其来历，经过全国解放后，见居延汉简之出版，始证是为居延简之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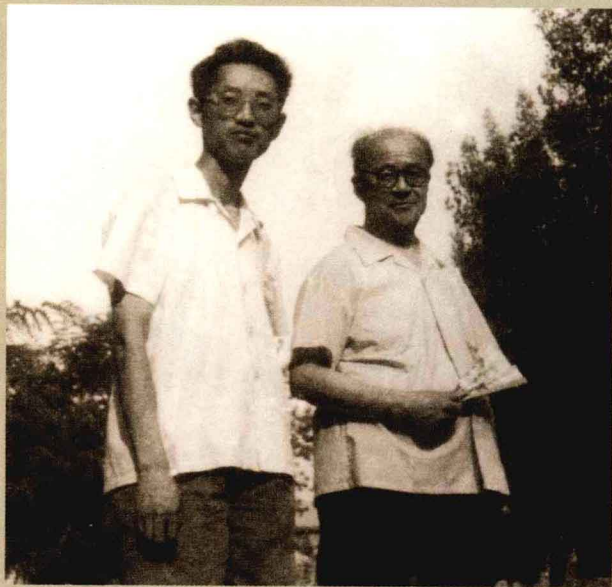
我的源流之路

罗福颐

本。此虽千百分之一，然原简久流国外，此影本亦足珍矣。藏之巾笥廿年幸未遗失，今次转赠吴颐人同志，固不异在我巾笥也。时一九七三年夏记于师大宿舍，罗福颐书。”

收简为数不多的《居延汉简》剪贴本，给我以最初的启示。求索的急迫感正是与日俱增。这种艺术上“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苦闷，持续了一个不太长的时期，“知音”终于不期而遇了。时当一九七六年秋，我第二次进京拜见罗老时，在他的书房里一大摞书刊中，无意间得见文物出版社的新书《武威汉代医简》。汉代医人那种急就草率的墨迹，以其独特的风格令我心驰神往，这种一反历年来司空见惯的正、草、隶、篆老面孔，格调清新的汉代无名氏作品，不正与我苦苦摸索寻求的风格相吻合吗？这是一批对我影响极大的汉简。

著名金石家、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先生，生前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等职。在十年动乱中，曾横遭批斗抄家，最后下放湖北农村干校劳动。“四人帮”倒台后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为抓紧余年给祖国多作贡献，他觉得不能“坐井观天”，“犹疑不前”，便主动要求到全国各省市文博单位去调查玺印。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〇年间，他不辞辛劳，走遍



一九七三年与罗福颐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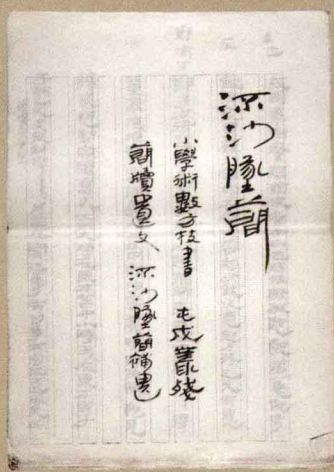
此漢人手書木簡影本一九四八年予初返北京于无意得之
地安門小市初未詳其来历经过全国解放后見居延漢簡
之出版始知是為居延簡之影本此虽千百分之一然原簡
久流國外此簡本亦足珍矣藏之巾笥廿年幸未遺失今以
轉贈 吳颐人同志固不異在我巾笥也時一九七三年夏
記于師大宿舍羅福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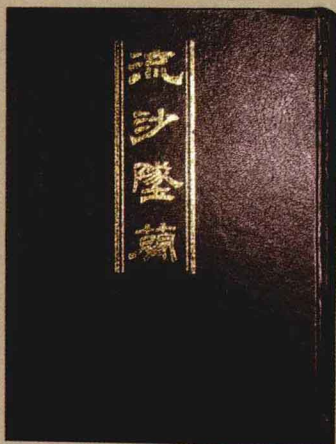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三年罗老赠居延汉简影印剪贴本之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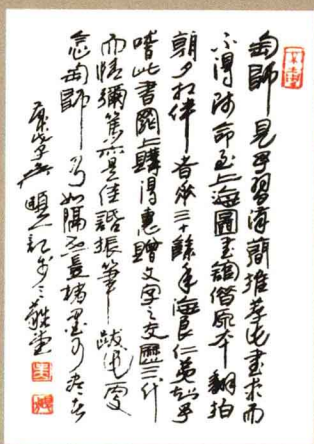
● 从上海图书馆翻拍的《流沙坠简》，《流沙坠简》是我初学汉简的重要教材



● 临写《流沙坠简》是我主要的功课



● 侯海良赠《流沙坠简》封面



● 题侯海良赠《流沙坠简》扉页

大江南北，在十五个省市中，访问了二十七个文博单位，采集到古玺印资料近万件，藉以补充了他为故宫博物院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书。罗老趁来上海的机会约我在宾馆见面。记得我买了一份精美的上海西点上门拜见罗老，他的同行助手纪宏章先生也在场。罗老特将随身带来的由汉简专家陈梦家前辈主编并亲笔题赠罗老的《武威汉简》转赠予我。提到此事，至今仍令我十分气愤，因为不出两三年，这本珍贵的、汉隶气息极浓的精装本，给一位至今回忆不起的友人或弟子借去(也有可能偷去)，一借永不还，这本金钱也买不到的珍本汉简永远离开了我，正当此刻我编写极其需要时，这本书却躺在“窃”书者的书柜中，太可恨了。

钱君匋老师在“文革”后期与我谈起有一本罗福颐老师的父亲罗振玉与王国维先生合编的《流沙坠简》，但书店中绝无可能买到，只有到上海图书馆找查看。匋师说找到此书，他愿出资委托馆内摄影部代为将图版摄下，然后由我买一盒摄影用的黑白放大纸，由匋师委托熟悉摄影的青年朋友，为我印出来作临习汉简的参考资料。大约三十多年后的二〇〇七年，有我河南籍的弟子侯海良君（他是抵沪创业十年的新上海人，曾自刻一方“创业十年苦，凿石一刻乐”以自庆），通过网上购书，送我中华书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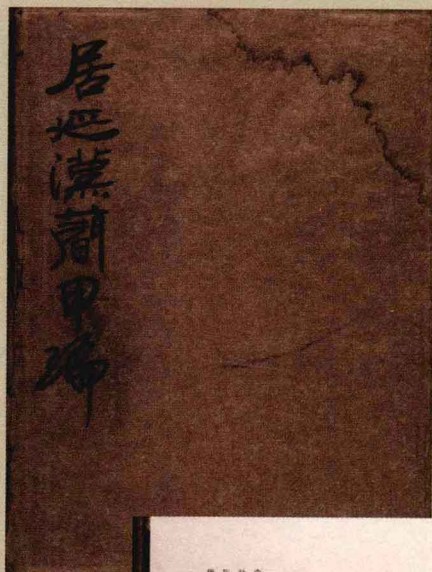
九九九年出版的《流沙坠简》精装本，我高兴地在此书扉页作了题记：“旬师见余习汉简，推荐此书，求而不得。师命至上海图书馆借原本翻拍，朝夕相伴者垂三十余年。海良仁弟知余嗜此书，网上购得惠赠。文字之交，历三代而情弥笃，亦是佳话。振笔跋此，更念旬师，乃如隔世，岂楮墨可尽者。”

一九七七年，我与时年十八岁的高二学生阙波，骑车从郊区到上海市中心的文化街福州路古籍书店，偶然发现书柜中有一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三厘米厚的精装本当时才15.10元，一翻阅图版如触电一般，狂喜之余却苦于阮囊羞涩，现场根本拿不出这点书款，两人相对，十分尴尬，但绝对舍不得放弃此书，只有请营业员暂为保留。两人又气喘吁吁地骑车到茂名南路一九九弄五号友人白芜、王迪夫妇处，凑足书款复返古籍书店，终于如愿以偿，抱得宝书归。回家后，面对两千年前汉人墨迹，它是那样地感动着我，便没日没夜地揣摩临习。在日后的岁月里，为感恩居延汉简如母亲的乳汁滋养着我，曾刻有“神游居延”（边款“漠风入梦”）、“大漠风”、“驼铃不远”等印章。《居延汉简》与《武威医简》对我学书的影响最大，是传世汉代简牍中我的最爱。对这段关于我学习汉简起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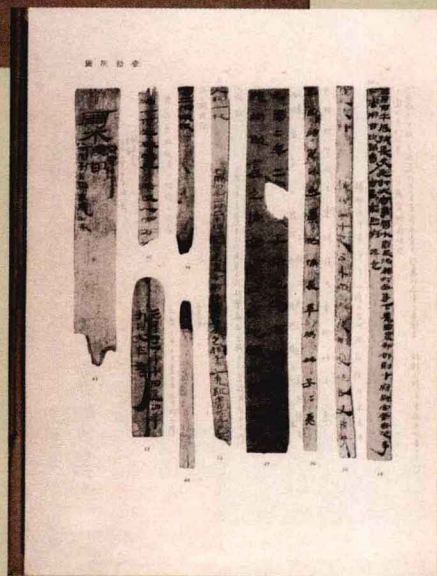
我的源简之路



● 一九九五年作者偕女儿吴越与君旬老师在其书房留影



● 一九七七年买这本定价15.1元的书也那么地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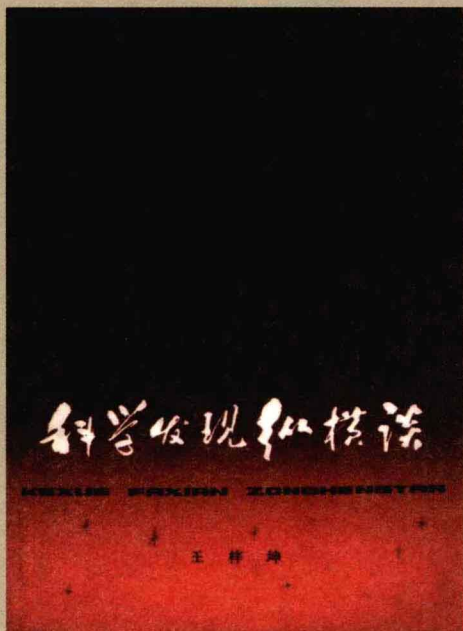
● 《居延汉简甲编》中的图版就是这样的残简照片



● 大漠风



● 神游居延



● 偶然发现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其中一席话对我学艺启发很大



● 人生快乐（纳西族象形文字）



● 一帆风顺（纳西族象形文字）

的旧事，时隔三十余年，阙波仍记忆犹新，有些细节还是他帮我回忆的。我与阙波的父母曾同事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当过阙波近六年班主任，他也一度成为我与弟子舒文扬间转递书刊的“交通员”。多重特殊的关系，使我们至今仍关系密切。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他，现在是浙江某市电力系统的一名高层领导，从小厚道的他，至今仍保持低调务实、谦逊的好作风，其在单位干群中的口碑也颇好，甚得我偏爱。用这么多的篇幅，第一次披露我学书道路上的几位关键人物和细节，足证我选择的学习对象是多么的准确与重要。

当年我认准目标，最终确定主攻方向的，就是出土不久，但时隔两千年的汉代简牍，并决心用艰苦的努力，从这条前人涉足不多的小径上走出自己的新路来。说来也巧，此时，竟又偶然从科学家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一书中，读到了一段与我的感受不谋而合的文字：“恰当地选择研究题目，正确地决定主攻方向和路线，是带有战略性的重大措施。选择不当，就可能浪费毕生精力，一事无成。”说得太好了！我为自己在艺术上选择了正确的主攻方向而充满了由衷的喜悦，从而确立了必胜的信心。总之，老师的点拨、支持，科学家的名言启发，特别是找到了自己学书的主攻方向，一下使我步入了豁然开朗的新境。是的，就

个人而言，没有一种书迹珍品比汉简更能使我激动、忘我。不管是谁，不管学什么，不能引起个人强烈震动的作品，是无法使学习者全身心地投入，从而从事艺术创造工程的。写到此，我十分感激两位恩师对我的栽培，这是一种千金难买的幸福和安慰。

在我学习汉简的道路上，开始并不为人所理解，也不被一些展览的评委所接受。如参加市级展出，往往遭“涮”。就如同前些年我以纳西族象形文字(俗称“东巴文”)写字、刻印一样，不被那些自我标榜“创新”，实则容不得别人创新的所谓评委所容纳。但自二〇〇一年底我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印展时，集中展出我的以纳西族象形文创作的书法、刻印，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我三次赴丽江考察的成果，由丽江市长和自兴作序的《梦绕丽江——纳西族象形文书法刻印》后，才渐被世人所了解并有所宣传。丽江及外地的不说，沪上就见沈嘉禄、王琪森、管继平等评论家撰文赞扬、激赏。故一艺之成，无不包含着要突破技艺上及非技艺上的种种困难，百折不挠，争取胜利。不服邪，有自信，不屑于小兄弟帮派的挤压，我一向属于这一类人。学艺首先为自娱，把一切功利看淡，有尊严地活着，保持精神上的高贵，艺术自会长进。

我的篆刻之路



● 由丽江市长作序的《梦绕丽江——纳西象形文书法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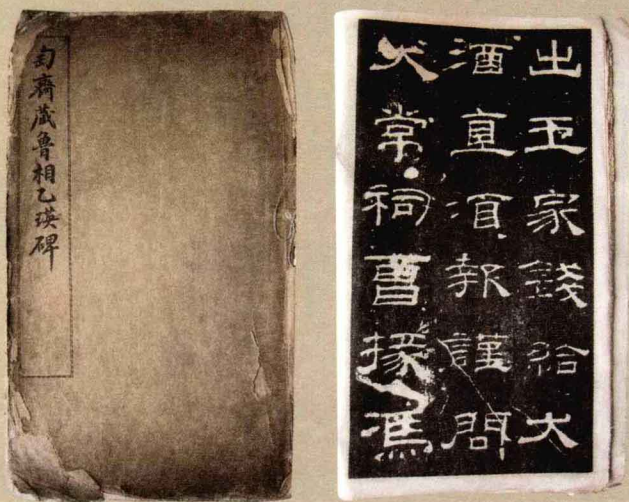
● 雄鹰不容高峰阻，骏马岂怕路途遥（纳西族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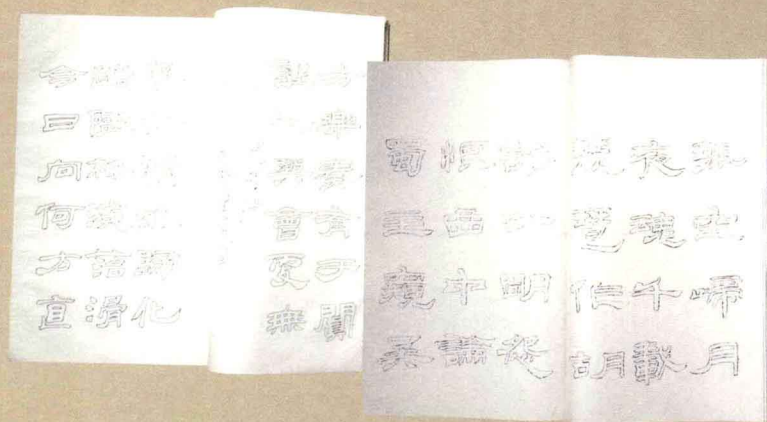
● 合家欢乐（纳西族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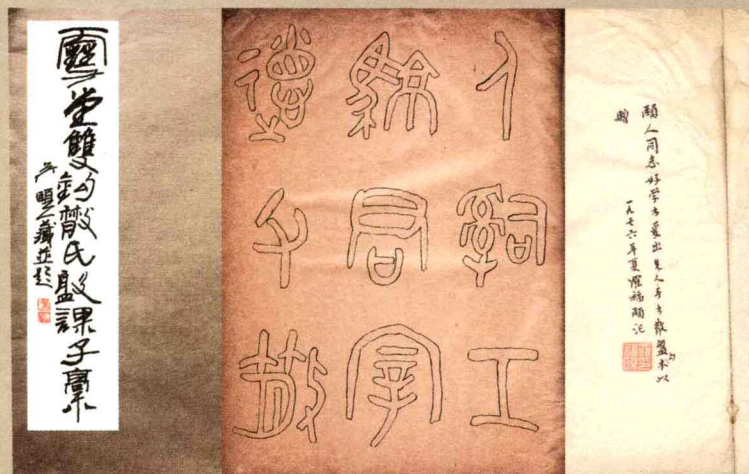
● 梦想成真（纳西族象形文字）



● 上世纪六十年代作者临习的《乙瑛碑》隶书帖



● 双钩借来临习的来楚生先生隶书作品



● 罗福颐老师转赠我当年他父亲罗振玉老先生双钩《散氏盘》铭文的课子稿本

我们这一辈人，在那个年代，要学一点艺术不容易，要想学艺成功更不容易。学艺之初，根本无功利之想，不若当今之社会，当年没有投稿、发表、展出、出版的机会，一切全凭个人对艺术的痴迷、爱好。对于家境贫困的青年爱好者，其困难尤多，学书画买不起宣纸，学篆刻买不起石头，买不起碑帖、画册、印谱。

我在一九九一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吴颐人印存》后记中曾表示：“……那时，我穷得叮当响，但年少气盛，求学心切，既买不起书籍、印谱，也买不起普通的纸、石。一张毛边纸，正反面、大小字、浓淡墨总要写上好几遍，一方石章反复磨刻，不成石片决不罢休，书籍印谱凡能借到就抓紧摹抄。……若干年后，当我也有能力拨款购置新出的书籍印谱时，不禁想到，当年如果有能力购置各种资料，或家学渊源收藏丰富，或许不至于废寝忘食地到处借摹印谱、碑帖，也绝不会有逐笔摹写那种对名作的深切体会。故从某种意义上讲，贫穷、逆境竟是一艺之成的必修课……”

我曾在限定的一个月中，手抄五斤重的《金文编》，《吴让之篆书》最早也是以双钩本为范本。岁月如梭，这些陪伴我成长的资料大多已散失。这里，我还是借拙书一角，影印几件尚存资